



JEAN DUNAND SHABAKA腕表白金款
月上弦鸣 客问南江

月上白金光棱，暗藏神秘气息。JEAN DUNAND于2010年推出的Shabaka超级腕表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微工程技艺。三问机芯每天鸣响教堂钟声两次，钟声深沉而浑厚。三问机芯的滑块位于表壳左侧，日历设置控件位于表壳右侧。设置日历时，我们只需使用两个秒表式按钮：4点钟位置的按钮每按一次可使日期调快一天，而2点钟位置的按钮只可用于向前设置日。表冠中的同轴按钮可向前设置月和年；表环上5点钟位置的按钮可用于设置月相。本款腕表的机芯几乎全部自主

制造，并在13法分的报时机芯上集成了万年历机制。镶嵌在三问机芯平血上的工字轮直径为7毫米，镶嵌深度为2.5毫米，进一步降低了机芯的厚度。圆晶粒底座板和桥板上的煤灰色光泽，精心装饰的同心日内瓦纹饰，加上抛锈钢、红宝石和黄金，更突出了机芯的精美。如此美丽的艺术品怎可由制表师独自欣赏。为了确保每位拥有此款腕表的幸运儿都能仔细品味Shabaka成就的每一个细节，此款腕表设计为可透过透明的表壳背面一览无遗机芯和表中复杂的结构。

秋
AUTUMN

JEAN DUNAND

秋风拂过技艺之巅

拂去落日余晖的微灼，却道天凉好个秋。唯有技艺卓绝的佳品，才能在萧瑟之夜独运游走的清凉。JEAN DUNAND“独一无二”(Pieces Uniques)系列2003年由瑞士知名复杂机芯创制者兼制表大师Christophe Claret与实业家Thierry Oulevay合力打造，目的就是为创制前所未有之先进钟表机构，打造代表当代钟表顶尖工艺、独一无二之时计。其时，众多新兴制表品牌不断涌现，创制之作品多有瑕疵，因此对JEAN DUNAND而言，其宏伟志向无疑堪称巨大挑战。



Christophe Claret与Thierry Oulevay



Jean Dunand轨道式陀飞轮腕表蓝色表盘款

JEAN DUNAND第一款时计——Tourbillon Orbital轨道式陀飞轮腕表获得这一殊荣，这是制表产业前所未有之成就。表款配置了一分钟陀飞轮装置，陀飞轮在旋转机芯上每一小时绕表盘旋转一周。表款还推出了位于表带的全新动力储能显示，让人得窥机芯之迷人运转，表后盖上是月相盈亏显示。机芯出众之极，为此还特别申请了专利保护。

Thierry Oulevay与Christophe Claret对陀飞轮怀有深深敬意，合力推出了10200机芯，并以木星的月亮命名。机芯由Claret发明创制，颠覆了制表业同行认为轨道式陀飞轮无法付诸现实的想法，它是Claret向业内最精深同行的挑战。而且，机芯重塑了陀飞轮作为精确装置的角色。经过计时测试表明，陀飞轮和机芯结合旋转大大改善了腕表的速率稳定。

发条盒与飞行陀飞轮相对放置，环行中心，处在上下夹板之间，夹板用支柱分开，在滚珠轴承上旋转。旋转上夹板有开口，露出不停旋转的陀飞轮。陀飞轮尽可能抬高，使其更易为人所见。发条盒附在在一

个固定的中央齿轮上，伴随发条的伸张，推动发条盒和陀飞轮旋转，而陀飞轮擒纵机构调节陀飞轮的旋转速率。发条盒旋转时，通过传动轮系相连的陀飞轮框架每分钟围绕固定周轮旋转一圈。这种设计出色简单，将宝石轴承数量减至14个，摩擦力得以大大减小。

为找到使用永不停留一处的发条盒来为旋转机芯上链和校正的解决机构，Christophe Claret耗费两年时间才成功研制出来。而通过表环的传统表冠肯定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中轴垂直上链和校正机芯是制表业前所未有之解决之道。传统的表冠由嵌入表后盖内的折叠钥匙所取代。当拨起钥匙D环时，滚珠轴承上的一个中央齿轮会启动，转而带动棘轮为发条上链。拔出钥匙可以任意方向调整时针和分针。旋转表盘位于刻度盘背面，与分钟一同旋转。

由于上链钥匙和月相显示的存在，表后盖不可避免地不能采用蓝宝石玻璃镜面来显示旋转的机芯。但是，3点钟位置表冠的消失，让表壳制作者得以通过表侧两个切口向人展示旋转机制的迷人侧影。



Jean Dunand轨道式陀飞轮腕表黑色表盘款



Jean Dunand轨道式陀飞轮腕表玫瑰金款



Jean Dunand轨道式陀飞轮腕表表背



10200机芯

秋

AUTUMN



Jean Dunand Shabaka腕表玫瑰金款



Jean Dunand Shabaka腕表白金款



Jean Dunand Shabaka腕表表背



Shabaka三问机芯

古埃及风情一改秋日萧索的面貌。JEAN DUNAND于2010年推出的Shabaka超级腕表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微工程技艺：教学钟声三问机芯、瞬跳万年历、独特的日期、月相和闰年显示、以及匠心独具的动力储能指示窗、令人叹为观止。

这款腕表的日历显示使用四个工字轮代替传统的转盘，彰显了个性和创意，令人印象深刻。工字轮由四个彼此呈90度排列的传动系统驱动，每个传动系统都装配一个安全装置，以确保精确地切换日历。

闰年显示也非常有新意：通过表盘下方7点和8点钟位置的一个白色小块显示字母B（代表闰年）和三个普通年份。闰年由月相盈亏来反映，月相盈亏则由一个在月亮表面移动、代表地球在月球上的投影的转盘表示：月亏时，转盘向左移动慢慢遮住整个月亮；月盈时，转盘继续向左移动，从右边开始慢慢显示整个月亮。此装置与实际月相之间每120年仅偏差一天。过去从未有任何腕表能如此艺术地表现月相盈亏。

相对日历显示的复杂性而言，腕表背面的动力储能指示窗则相当简单，但同样具有新意。通过其中的刻度和一个活动部件一位于开放式发条盒中的主发条，您可清楚地了解此腕表的动力储能状态。

Shabaka的三问机芯每天鸣响教堂钟声两次，钟声深沉而浑厚。三问机芯的滑块位于表壳左侧，日历设置控件位于表壳右侧。设置日历时，我们只需使用两个秒表式按钮：4点钟位置的按钮每按一次可使日期调快一天，而2点钟位置的按钮只可用于向前设置日。表冠中的同油按钮可向前设置月和年；表环上5点钟位置的按钮可用于设置月相。

本款腕表的机芯几乎全部自主制造，并在13法分的报时机芯上集成了万年历机制。镶嵌在三问机芯平血上的工字轮直径为7毫米，镶嵌深度为2.5毫米，进一步降低了机芯的厚度。圆晶粒底座板和桥板上的煤灰色光泽，精心装饰的同心日内瓦纹饰，加上抛光钢、红宝石和黄金，更突出了机芯的精美。如此美丽的艺术品怎可由制表师独自欣赏。为了确保每位拥有此款腕表的幸运儿都能仔细品味Shabaka成就的每一个细节，此款腕表设计为可透过透明的表壳背面一览无遗机芯和表中复杂的结构。

为了突出表盘的地域风情，Shabaka采用了迷人的工字轮日历显示设计。此四层设计框架技术精湛无比，包含黑金零件和由不同黄金构成的金字塔形装饰。位于10点、12点和2点钟位置的红色时标与表盘中央的红色三角形遥相对应，分别用于指示星期、日期和月份。

秋

AUTUMN

一座烟锁重楼的宫殿，一段际遇信仰的传奇，Palace腕表就是整个精神信仰。根据 Jean Dunand 的首席执行官 Thierry Oulevay 说：“Palace 最初的灵感是来自1880-1930，西方文艺复兴文化及社会蜕变的五十年”。Palace 的名字源自伦敦的水晶宫，这个领先时代的建筑物是为着1851年大博览会而兴建，与同时代的顶尖建筑物代表——艾菲尔铁塔——共同展示出美学的细节。

Palace 所包含的是强而有力的工业主义、充满智慧的另类蒸气机器、弗里茨的作品“大都会”的影像、火车和潜水艇的结构齿轮和活塞。它这个外形实在是只属于历史中这个时期，而 Palace 的机芯更挑战着现代复杂功能的界限。

由工艺师 Christophe Claret 创造出一枚结合最先进的功能和可让人联想起已超越世纪的托朴学的机芯。它超越了“复古”，并为风格添上质感。手动上链的 Palace 之心脏跳动着一颗一分钟浮动式陀飞轮，位于六时位置，以3Hz的震动频率操控着平行力。上方是有如结构架般的小时和分钟的指针，以及用上蓝宝石水晶玻璃的六十分钟定时器。浮动式陀飞轮的两边有两条垂直的轨道，右边的是七十二小时能量储存显示，另一边则是格林威治时间的线性显示功能。

Palace 以两边有十二小时指示的椭圆形轨道去取替了以圆形刻度盘来显示第二时区。它的形状使人想起在1903年首次举办其赛车比赛、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米尔沃基赛道，并仿如亲眼目睹早年的赛车界高手如 Ralph DePalma 和 Barney Oldfield 的激烈战况。反映动力储存的指示箭头圆盘会经过两遍。当圆盘到达底部时会飞返顶部而箭头会作180度转向到另一边指向另一组刻度。而调整第二时区时间，以每次增加一小时为定，可按动设置在六时位置表带扣上的GMT按钮。

机芯的构造以脊状形的小板来加强这个巨大、坚固的结构。这些小板是分开并且由十条微小的柱子支撑着，从表壳旁的拱形玻璃小窗可以清楚看透。其他细节——铸造、加工、雕刻——令人联想起那年代的桥梁和艾菲尔铁塔都拥有的交叉图案。以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作 Palace 侧面的灵感来源：那拱形跟艾菲尔铁塔的底部是一模一样的。Palace 就是这样复杂而且充满着细节，每一枚都会配上一个放大镜，让收藏家可以细意研究。

Jean Dunand 的出现是为了创造卓越的钟表。在 Palace 身上，钟表师为单按钮定时器的形态作重新定义，亦提升了格林威治时间及浮动式陀飞轮的功能。而对 Jean Dunand 而言，那个启发着创作 Palace 的年代，是有着重大的个人意义：这枚腕表所反映的那数十年正正与以其名而为此品牌冠名之艺术大师的一生，是近乎同一时期的。

